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 一年春秋两季的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全国自然医学及健康博览会”在南部城市卡托维兹西里西亚文化中心隆重开幕。波兰法轮功学员第四度参展, 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 深受欢迎。

本届博览会参展者超过二百多家, 其中很多是来自于欧洲其他国家。五层楼的博览会大厦内有四层布满了展台, 展出的产品围绕健康主题, 琳琅满目。据主办方估计, 三天里有超过上万名参观者光临。

波兰健康博览 民众抢购《转法轮》



左图: 三天的博览会期间, 一批批的人们不间断地来学炼法轮功
右图: 人们纷纷来到展位前了解法轮大法



在博览会中, 介绍法轮大法的展位引起了众多参观者的极大兴趣, 人流量最大。展位挂着教功图及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当年在中国的传法照片和法轮大法弘传世界的挂图, 展台上醒目处有波兰文《转法轮》(法轮大法主要著作)、介绍法轮功的波兰文传单、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和呼吁制止中共迫害的征签簿。

大量波兰人前来咨询、观看和学炼功法, 他们纷纷取阅传单, 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 波兰文《转法轮》被抢购一空。◇

世上奇花朵朵开



“我的愿望是把大法传出来, 叫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受益, 使真正想修炼的人依法能够往上修炼。同时在传法过程中, 我们也讲出了做人的道理, 也希望你们从学习班下去之后, 如不能够按照大法修炼的人, 最起码也能做一个好人, 这样对我们社会是有益的。其实你已经会做一个好人了, 下去以后, 你也能做一个好人。”(《转法轮》)——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明慧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 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已达一亿人, 因为这些修炼人都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约束自己的言行, 在一切向钱看、物

欲横流的社会里, 出现了道德回升的势头, 在当时的新闻媒体中也时常能见到一些报导。这里仅举几个我的所见所闻:

一九九八年夏天, 中国大陆有一场大洪水, 当时电视报导的救灾捐款名单中, 有很多署名是“法轮功”或“法轮功学员”的。当时也曾有记者采访一些义务在抗洪堤坝上帮助抢险的人, 他们说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道德提升后才这样做的。

长春法轮功学员姜勇家里曾经养了几头奶牛, 修炼法轮功以前, 他像其他奶农一样往牛奶里掺水——这在当今奶农中是个公开的秘密。修炼法轮功后, 他觉得往牛奶里加水是骗人, 不合法轮功要求的“真”和“善”, 另外加水后多卖的钱是不义之财, 炼功人不能要不义之财。从此他再也不往牛奶里掺水了, 他卖的牛奶才真的是 100% 的纯牛奶。这样一个努力要求自己做好人的人, 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已经被迫害致死多年了, 直到现在, 中共唆使的杀人凶手还逍遥法外。

在吉林省某县有这样一位女

士, 小时候就极其爱干净, 甚至有点洁癖。如家里来了客人, 她要盯住客人吃饭时用了哪个碗, 当客人走后她把那个碗摔碎, 因为她嫌脏。结婚之后这个毛病也没有改, 与公婆住一起时, 不在一桌吃饭, 嫌婆婆脏。后来这位女士修炼了法轮大法, 大法的法理荡涤着她的心灵, 使她知道自己应该做一个好人, 也知道如何做一个好人了。她婆婆有四子一女, 女儿嫁到外地。一次婆婆做大手术, 家人担心下不了手术台。婆婆手术住院时, 她主动帮婆婆洗内衣内裤, 其他三个妯娌都劝她, “别洗了, 扔了算了, 都可能下不来(手术台)。”她说: “那可不行, 如果扔了婆婆回来会多伤心!”直到婆婆去世前, 她都对婆婆照顾得非常细心, 如婆婆白天没事做, 出去打麻将, 夏天, she 就把香瓜削好皮切成条放到冰箱里, 等婆婆回来拿给婆婆吃。她这样照顾婆婆使身在外地的大姐姐深受感动。现在谈起此事, 她讲: 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 心性得到了升华, 很多事情无论如何她也是做不到的。

由于修炼法轮大法使人心性提高, 道德升华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
(文/常春) ◇

齐齐哈尔泰来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

泰来监狱犯人用铁鞭子抽我脸 血流如注

我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劫持到黑龙江泰来监狱。刚入泰来监狱集训队，检查身体验血时，狱医一看血脂就说我严重贫血，我走路头晕、吃啥吐啥。因不穿号服，狱警李忠孝找我谈话：“你不穿我想办法叫你穿。”在他指使下，犯人吴海龙（甘南县平阳镇人）带头施暴：他们一哄而上，用竹条坯子、九毫米粗铁丝做的鞭子，劈头盖脸一顿抽打，拳脚相加，我的脸、头顿时皮开肉绽、血流如注，双眼被血流冲的模糊不清，我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日，我被送到六大队，因被齐市警察酷刑折磨加之泰来监狱的非人迫害，我身心交瘁极度贫血，头晕不能行走。零三年二月的一天，我坐在床上，被恶犯汇报说我炼功。被二中队警察带到管教室。我与其讲法轮功的真相，被九队狱侦干事王长冰（现任十四监区指导员）伙同几个警察及犯人头儿戴贵斌（齐市人）一顿疯狂殴打。自此，身体状况更加虚弱、精神恍惚、出现幻觉、走路扶着墙走，否则随时晕倒。

泰来监狱对我施用支棍、反铐等酷刑

后来我被弄到九大队一中队。二零零三年深秋，我炼功被指导员马洪彬（现任一大队大队长）指使犯人将我找到办公室。见到我他便抓起笤帚发疯似的劈头盖脸的一顿猛打，还叫来犯人李忠孝（与一警察同名）、韩再辉、王子军等，将我吊到车间外一大铁架子上，拳打脚踢、恶语相加，晚上收工时将我直接关入小号，给我双脚戴上支棍、双手背铐达七天之久。

因绝食抗议监狱的罪恶行径，我被九队狱政干事王佰文等野蛮灌食，灌的是喂狗的不去皮儿的苞米面加水，还时常将管子插到气管里。零四年至零六年，改造队长安盛（现任八大队指导员）私自扣押我的信

件，限制人身自由，态度相当蛮横粗暴。

泰来监狱的死撑子酷刑

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每个大队都私造各种酷刑刑具，“死撑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这种酷刑刑具由两个高约零点七米的工字型铁框架组成，两个工字架底部有一根钢筋相连。法轮功学员呈直角坐在前后两个工字架之间，后背紧挨着工字架的立柱，在立柱中部焊一带状铁圈将人胸部围住，双臂双腿平伸，双手双脚分别铐在前面工字架的“上横”和“下横”两端的铁环上。双手双脚被死死的卡着肉，不能动；紧挨背部的工字架立柱的里侧，被焊上多个锋利的铁刺，直指背部，使人无倚无靠，不分白天黑夜坐在水泥地上。而且不让吃饭、喝水、不让上厕所。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潘洪东，曾被施用这种酷刑折磨三天三夜，还被抬着出工、示众、在烈日下曝晒，逼迫其放弃修炼。这一切由九大队副教曹闵江一手策划，二中队警察石晨磊（现任九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带犯人亲自实施。

“不转化就火化！”

二零零七年一至四月份，泰来监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高压迫害。司法部下发文件，对法轮功学员百分之百强行转化（放弃修炼），否则，相关警察扣发工资、奖金，直接关系到升迁。所有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参加大会，齐市“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头目到泰来监狱坐镇，帮凶陈滨做胡说八道的所谓演讲。

一月二十六日，九大队二中队指导员戴剑锋（现任九大队副教）找我谈话威胁说：“你必须转化，不转化就火化！”他派多个包夹（专门控制法轮功学员的犯人）管制我，将我单独禁闭在一个小监室里二十多天，不许我与任何人说话、接触，剥夺接见、接电话及邮包信件的权利，所有食物被没收。

三月十日开始整日整夜不让我睡觉，还罚坐在瓷砖地上，拳打脚踢；



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酷刑之一：老虎凳

看我不妥协，就把门和窗打开，窗户和门强烈对流，北方的早春寒风刺骨，那些犯人打手穿着棉衣捂着棉被还直喊冷，可是他们竟扒掉我的棉衣，只剩单衣单裤，还往我身上浇凉水冷冻，拳脚相加；他们还多日不让我上厕所，不让喝水，只能喝咸盐水，致使我小便失禁；且强行将我衣服扒光，一丝不挂，在水房里将自来水龙头接上水管，对准身体猛喷凉水；还逼我光脚蹲小板凳等折磨。犯人头儿刘海龙（富裕镇人）说：“九大队全体警察开会研究下令，采取任何措施强行转化，不转化就打死，打死了就算自杀，再火化。”

此次迫害由大队长王永强（现任监狱纪检委书记）、副教王建民背后操控。参与的犯人还有王洪宇（齐市扎龙乡哈拉乌苏村）、玉志明（双鸭山集贤镇）、卓乃俊（虎林人）宋庆敏（辽宁辽阳人）等。同时，一中队指导员张明，为迫使法轮功学员武元龙放弃修炼，也将他扒光衣服，弄到水房里用水管子噎。

历经九年的身心摧残、生死劫难，我于二零一零年重获自由。

如今，我虽获自由，却失去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身为工程师却只好靠打工艰难维持生计。目前中国大陆各地的监狱、劳教所、洗脑班还关押着众多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信仰无罪！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犯罪！呼吁世界人权组织关注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的迫害，制止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相当于“文革”小组的非法机构“六一零”的继续犯罪，让自由、人权、和平之光朗照曾经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文/黑龙江法轮功学员）◇